

彭家煌小说经典

著

伊伊伊出版社

阅读与写作先生

反奉战争起后，杂市华界的居民，大半因着前次战争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象，对于自己的生命，以及细微的家具，都感觉绝大的危险，稍拥资产的都纷纷向租界移去；因此，城北仁义弄第二十号的房子也在这时空了，只有住在灶披间的两个寒酸学生没搬走。

孕和他的妻乘此机会，以较廉的租金赁了这所房子的前楼；初搬进去时，很觉寂静，自从楼下搬进来一位打拳的武士后，才渐渐热闹起来。

灶披间的租金每月只有两元，不到几天，那两位学生不知怎样搬走了，这间小房便入了武士的版图，他不是租来自己住，却以每月六元的租金转赁给一个外国人。

这外国人搬来后，在房门上贴着一张 宰援粤援阅读 孕 孕的名片，窗子上挂起破纱帘，地上铺着旧地毯，小铁床上四散着工业书籍；室内除小柜，衣箱和烹饪的杂具外，壁当中还挂着袒胸赤背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画图。

孕的妻见不惯外国人，这位 阅读与写作 孕 孕颇引起她由对普通一般外国人的观察所得来的一种异样的可怕，因为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外国人也可委曲在这小而卑湿黯淡的灶披间，可断定他是一个旅华的起码货，她于是很不自安地对她丈夫说：

“我们又搬到倒霉的地方来了；楼下呢，住的是一个

打拳的，灶披间呢，便住着一个蹩脚外国人，别的不打紧，若是这外国人在这儿贩手枪，造假钞票，一经发觉，可不牵累了我们吗？还有一层，我们白天都要去做工，房间的锁又不坚实，里面的东西说不定有危险呢？”

她发表这高深的见解后，睁着眼睛凝视她的丈夫，等候一个妥当办法的回答。

孕笑了一笑，不假思索地答道：“打拳的想不会无缘无故给拳头我们吃的，这外国人的举动虽是不能断定，总不会牵累我们罢。至于房里的东西，那怕什么，家里有看家的娘姨。”

她经过这番安慰，虽是有些相信，却仍不放心，时时背着孕在娘姨面前刺探这危险人物的消息。娘姨不时在她前面报告，说外国人也能说本地话，常在她旁边看她烧菜，有一次看见瓶子里没有酱油，连忙走到房里把自己的一瓶酱油拿出来送给她，她没有受。有时他又拿出胡椒粉或加里粉来要她放在菜里，她怕是毒药，严词拒绝了。厨房里的东西他常常由这边搬到那边，放开自来水尽量地冲洗，矍矍苏苏使她十分生厌！

主妇夸奖她那谨慎的态度，同时又再三的嘱咐道：“小心点，外国人是不好惹的，以后不要理会他好了。”

娘姨守着主妇的命令，从此绝对不睬这外国人，有时他又来管闲事，整理厨房，冲洗家伙，于是厨房里沸腾了诟詈的声浪。这外国人被娘姨斥辱，并不敢抵抗，他只静寂的退到他的小房内。从此，他停止整理厨房的工作，闲着没事做，便每天关着房门躺在床上，低声的念那朝夕不离的工业书籍。他不敢走出门散散闷，开开心，因为出了门，必定要里面有人出来，他才有进门的机会；若是晚上回家稍迟一点，他便会在街头作漫漫长夜的巡游者。

一天早上，孕在厨房提水，发觉这外国人在窗外站着，脸上惨白，眼珠通红，全身似给寒气裹住，战栗地望着孕微笑。孕会意，连忙开了门让他进来。他谢了孕，渐渐和孕攀谈。孕从此知道他是三十多岁来华已经两年的德国人，新近被摩托车制造厂辞歇了的劳动者。

孕夫妇移居后，转瞬又是两个月了，这所房子里除了武士和他的徒弟们角力的声音喧闹着外，没有什么危险发生过。娘姨因在孕家收入太少，藉故走了，这位外国人阅读了孕也恢复了他整理厨房的工作；因为他极爱清洁，厨房就在他那房子的隔壁。孕的妻也渐渐对他解严了。

阅读孕的房里很少有人进去，只有打拳的武士板起面孔在他的房里坐索房金，有时在他的房门外责骂他，说他假装睡着了，故意不开门；其实就是房门应声而开，难道以武士的威力能够把每月六元的房金在他那瘦削而枯焦的骷髅里榨出来吗？他刚搬来时，每天自己煮一顿两顿吃，两个月后，厨房里连他的足迹都少见！

一天，好几个邻近的男妇从他的房里出来，那男子脸上满堆着笑容对他的同伴说：“这根皮带真便宜，只花了四个铜子。”另一位男子说：“这双皮鞋只有八成新，竟花了四毛钱！太贵了一点波？”从这般人得意的走了以后，阅读孕的房里才透出希罕的面包香味来，刀叉重新由尘埃里拿出来在厨房里冲洗。不常在家的孕，这种盛况，以后竟还看过好几次。

从这时起，孕的脑子里似乎受了一种强烈的袭击。他在放工回来时，躺在床上追忆旅京时和几位预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朋友天天从宣武门外步行到西城翊教寺法文专修馆去上课，飘舞的夹袄贴在身上现出高耸的骨头来，脚跟露在鞋袜外面，和冰冻的泥土直接的磨擦，每天早晨饿着肚

皮和砭人肌骨的北风打十几里路的冲锋。以后呢，达到目的地的，能够被逐回国，这算是幸福，留在法国的，多是抱着他们伟大的希望在异域的坟墓里长眠，听说现在只有一位悦君还活着。悦君不是横行世界的德意志的国民吗？他在积弱的中华所受的待遇，总可断其比留法的悦君优越好几倍吧！然而这优越的待遇实在够人萦思缅索呀！

孕的脑中充满着异邦落魄者的悲哀，有一天终于被逼得走到他妻子从前认为危险人物的悦君的房里去。那时他正对着打拳的武士枯坐着，死的沉寂给新进来的孕冲破了。他向孕微笑，眼睛四周逡巡，似在设法掩饰全室破烂荒凉的痕迹，免得刺激这位新来的贵客。孕和他寒暄了几句，便问道：“你为何整天在家不去做工呢？”

“悦君找了交关人写介绍信，不行。”他微笑着，英语里夹杂着十分之七八的本地话。

“那末，不想办法找工作，这房里的东西也不够你拍卖的。”孕问。

悦君没回答，仍然微笑着，渐渐低了头。

孕费了一番思量，又问道：“你的英文程度想必很好，如果你能教英文或会话，我能替你设法。”

悦君又微笑着，刚要抬起头来回答，那沉机观变的武士满面带着滑稽的笑容，抢着说道：“他是德国人，很穷的，德文很好，英文只勉强能说话。你要请他教会话，每月给他三四十元就行了。”

接连又指着悦君说：“孕先生瞧着你可怜，要替你找位子，教会话，你得谢谢他。”

悦君仍然微笑着，没有答话。孕给武士过分的推崇，十分难以为情，心恨这多事的武士把麻烦的重担生生

的搁在自己的肩上。虽是自己有意援助他，然而成功与否是不能预卜的，何能一开口就是“每月给他三四十元”呢？更何能就要他向自己申谢呢？孕对这事不好意思不敷衍，于是对 阅读者 说道：“我到房里拿本英文书给你念念，看你的 阅读者 如何。”说完便拿了书来。

阅读者 接着书，全部灵魂浸在书面上几个字，看了半天然后展开念起来，一字一顿，长的字便一音组一顿，一页一页慢慢地读下去，头上的热汗涔涔的流，嘴唇发颤，但是他的神情是很镇静的。孕已验明他的程度，无须再读下去，便要他停止。他没有听见，精神贯注的仍然读着，似在和强敌决斗，拚命的决斗，全生命都在这孤注一掷了。孕心中涌着无限的失望，觉得很难对付这事。这时武士在旁看得很真切，于是他对 阅读者 说道：“孕先生有事去，你不必再读了。”

阅读者 停止诵读，但眼睛仍注视书上，表示他还有余勇可鼓。孕在心里打算，这事很为难，武士要外国人向自己申谢的话，邻近男妇在外国人房里出来时得意的笑声和拍卖者的结局，这些思潮在他的脑中一阵一阵的激扬起来。他不能白白地使这异邦落魄者受严格的考试，而且他也没有白白地考试他的权力。他是工人，不是教授；他应该生活，不是应该被侮辱的。但这事究竟怎么办呢？孕想着，的确有些无可奈何了。这时他只好笑着说：“我现在有事去，过几天回信吧！”

从那天起，阅读者 便很专心的到 孕 的房里听回信，渴望着会话教授的聘书的颁赐。他把这可靠的希望应付武士催索两月的房金，他也曾以这意外的生机写信安慰远处的一位很挂念他的穷友。他更欢欣庆幸，梦想着自己还有在杂市立足的可能。但是聘书是用不着商量，孕早就在心

里决议，无法递送的了；没有相当的生徒用得着这位教授了。在 阅读来听回信时，孕常想回避，但是没法回避，而且假慈善家，滑头等的罪名好象都堆在他身上。他心想不如直截了当的回复了他好些，于是等 阅读又来探回信时，便把早经制造了的几句话回复他道：“ 先生，我的朋友只愿研究文学，不愿学会话，你的意思怎样？”

他没有表示失望的悲哀，仍是低头微笑。他很能原谅孕而且对孕更加亲密，这是使孕心里最觉难过的。就是孕的妻也无形中动了妇人们软弱的慈悲，脸上替她丈夫罩了一层抱歉的神色，白眼珠对着孕连翻了几翻，似在谴责他太不量力，轻于许诺，把这异邦漂泊者过于奚落，过于玩弄一般。

这时，晚餐已经热腾腾的摆在桌上了：一碗稀薄的蛋汤，一碗白菜，一碗红烧豆腐，虽不是佳馐，在孕夫妇看来，比贵人们的鱼翅燕窝还珍重，在 的眼中，总也算是中华大菜吧！孕的妻在摆筷子时，低声说道：

“怎么样？问问外国人要不要吃吧？”

“自然要吃的，”低微的声音在孕的喉间半吞半吐着。

就这房里三个人看来，孕夫妇算是贵族。一个有钱的人请外国朋友吃饭，似乎不能这样冒失，孕这时只好带着抱歉而敷衍的口气对外国人说道：“你没有吃饭吧？在这里吃了去，好吗？”

测量了桌上陈列的蔬菜和三人肚子的容量，于是努力的答道：“你们不够吃，我不必吃了。”

这样隆厚的情谊，这样难得的机会，他那能十分客气呢？经孕再邀请一次，他便就座了。孕把窗帘放下，深怕这情景给别人知道。这是孕家款待西宾的第一回。

这样的款待，一次两次，孕是能够效力的，无穷次，确是孕心余力绌的事，但这是孕意想不到的。他在孤寂穷愁中妄想着在这慈善家有人类大同之感的孕家寄海外落魄之身，在潦倒颓丧，生活绝望的时候，已获得希罕的无穷的快慰了。他相信忧人之忧，急人之急的孕夫妇，必会长此以他自己得着慰藉为慰藉的。不是这样设想，他如何好意思常在吃饭之前走到孕夫妇的房里去，等候他们殷勤的款待呢？不是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旧铁床，有钱的买去了，现在睡的是硬土；穿的只剩了身上破旧的一套；住的是武士势力之下万不得已赊来的一间小房；这样的境况，他不就食于孕家又有什么办法呢？

孕常常吃完饭后，觉得不好意思，曾抢着替孕夫妇买菜，打水，洗碗，但这些于孕家没有丝毫的收入，这些他们自己能干得下，无须劳他的驾，孕也不愿因为每天两顿饭的损失取偿于他帮同料理杂务上。孕的妻很胆小，深怕过于牵累了自己，以为与其自己挨饿，不如不作假慈悲，但她又不敢说直话开消他，只想客客气气的招待他，使他自己怀惭而退，但是孕毫不体会这异样的情形，他有时不知道把什么东西换点牛肉来做送孕夫妇的礼物，有时是一碟小鱼，虽经孕璧回过，他还是诚恳地奉赠着，他以为这足够联络感情了。

一天一天的下去，孕的妻觉得客气的方法不中用，好象哑巴吃了黄连，她于是怨怼丈夫，和丈夫口角。

“以后不要他再送菜来，送一点点菜，他便可仗着这点情谊更好来骗吃几顿的。我们也是穷光蛋，该天天服侍他吗？”

她怒极时，常说出许多激烈的话，可是一见了外国人却始终不敢开口，只竖着眉毛，板起面孔，故意把房里的

东西敲撞着响得很厉害，藉此表示一点怒意，等外国人出了门，便又诅骂起来：

“我们为什么要供养他呢？难道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受够洋鬼子的糟蹋吗？他们是野兽，南京路，汉口，广州，那处他们不横暴的作践我们！我们的血是猪血，我们的命是狗命，那一次奈何他们过！我们为什么还要饲养这种残忍的野兽啊？我真是越讲越恨呀！况且街上讨饭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专就蹙脚的外国人讲，本地也不知有多少，难道你个个去照顾吗？我看明天还是老实告诉他，叫他别再在这儿讨厌了！”

“不要讲这样不近情理的话，野兽的横暴是不分区域的，不论国内国外，处处都有，它们张牙舞爪谁敢去抵抗，阅读书籍比我们中国人的遭遇更悲惨，他和我们一样，立在被作践的地位，我们该援助，该同情，你讲这样的话，不仍然是表彰着你的兽性吗？”

她听着孕这番教训，更加愤怒了：“好，你去同情，你去援助，随便你，你要怎样就怎样，反正明天的菜钱米钱，无论如何不能在我的衣服首饰上想法的。”

第二天，孕又和他的妻咕噜咕噜地过了一天，他对那异邦漂泊者的同情敌不过爱护家庭的观念，他不愿为着一个不相干的外国人牺牲自己家庭间的幸福，只得听凭他妻子去摆布。那天，他的妻子便故意把晚餐提早，好使外国人错过机会。她还怕计划失败，外国人进房来难以对付，又预先把房门关了，夫妻俩胆战心惊的，盗贼般把饭菜匆忙的吞咽着。“这的确是盗贼的行为，这的确是黑心的事？”孕夫妇脑中都充满着这样的幻想。

一会儿，有人敲门了，孕知道是谁，但他好象无力抵抗巡警的捕拿似的，连忙开了门，孕的妻没料到这房门把

守不住，一时手足失措，好象没有地方躲避，竟把灯捻灭了，室内便黑暗了，沉寂了，窗外的月儿给浓云遮翳，仅仅街柱的电灯从窗帘的微隙中透入一线的光射在瘦削灰白的**闰老獾**的脸上，一个僵尸的脸上。孕夫妇很惊恐，很害羞，颈梗上似已被挂了一条冰冷而粗重的铁链，话都说不出。许久许久，孕才抖擞精神说道：“那儿来的风，把灯吹灭了，快点着吧！”

孕说了这敷衍粉饰的话，他的妻才燃灯。**闰老獾**早就领悟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于是低着头，把手里的一碟菜放在桌上，颓丧的，仓卒的下了楼，走向他的灶披间去了。

这位可怕的落魄者下去了好一会，孕夫妇俩紧张着的神经才弛缓过来，渐渐恢复了常态，孕愤恨的责备他的妻：“真笨！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丑态，竟把灯都捻灭了！”

“唉！这不知是什么玩意？我们不知犯了什么罪？竟这样的慌急！唉！真好笑！这样的事真不是我们能够做得来的！你还是去把他喊来吃饭罢！”孕的妻说。

孕很不安地下了楼，摸到那黑暗的灶披间说：“**闰老獾**先生，你如何回来这样晚啊？快去吃饭罢！”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是已经吃过了。”**闰老獾**凄惨的回答。

第二天早晨，孕由灶披间走过，只见房门洞开，**闰老獾**却不见了，而且一天两天，一星期两星期，一个月快过去了，**闰老獾**竟没有回来过，只有几件破烂的行李依然冷寂的躺在水门汀上。武士受了灶披间经营失败的影响，不久也搬走了，邻近的男妇们还不时在窗外探望着。

“他是到那里去了呢？破烂的行李又不一起带去？这

彭家煌小说经典

穷无依归的 阿毛 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这是 孕 夫妇在无聊的安静中，不能自己的脑子里时时萦纡着的问题。

（原载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二十七日
《晨报副镌》，选自短篇小说集《怂恿》）

军 事

战云迷漫，杂市的春风依旧温柔的薰得人恹恹的，连骨头都酸软。陈太太的午觉已经挺过了，再睡又睡不着，偏生常来叉麻雀的二奶奶竟自几天缺席，于是她的沉闷的脑袋里忽然闪出个“到新世界去”来；虽则她老人家已上了四十五的年纪，又兼着劳心家务，对于这事是久已灰心了，然而每月还勉强去三两次的。

惯伏于她监督之下的供职铁路局的侄儿阁森，那天正值夜班，午餐后，躺在床上本拟熟睡半天，无意中在丫头桂香口里探听出婶婶要出门的消息，一种不可遏抑的幻潮，乘机浸入他那把持不住的心城，他在床头辗转了一会又兴奋的跳下床，披着长袍马褂在室内徘徊，独自微笑，微笑后又转入沉思。

他从婶婶下床时起，心萦纤在她的左右：默祝她，不必麻烦的对镜整理那稀疏斑白的云鬓；诅骂她用许多铅粉去填平鸡皮脸上的裂痕是徒劳无益的事；拣选时髦花纹的衣裙更是多此一举；要出门就放爽快点！钞票铜子装入皮匣子里就得，反正大权在握，还仔细的检查数目干吗？他正想得入神，“桂香，叫车去”的呼唤和一片下楼的脚步声暂时段落了他这一路的思潮。他甜津津的打开房门，注视桂香的走过，而且等着她叫车回来又从路门闪过后，才关了门，心弦又按着楼上的脚步声在振弹，推测婶婶在衣镜前打旋转，匆忙的东摸一下西扯一把的在检点室内的一

切。婶婶下楼了，桂香在后跟着，一种恐惧逼来，他即刻正襟危坐，预备对付婶婶推门进来时的盘问。

陈太太在阁森的门口走过，果然回头望了桂香一眼，转身来推阁森的门。

“你没有到局里去啊！又是夜班吗，阁森？”她出乎意料的忽见阁森，脸上突现出不安的神色。

“什么夜班，歇一会就要去的。”阁森一瞥婶婶那么艳丽的打扮，知道她有正事出门，不似三两点钟能回家的模样。他立即堆了一副正经的颜色，就这样回覆了。她没回话，直往前走，阁森在门口咬牙切齿的目送。她走出门，左脚刚踏着车板，对门屋檐下一位后生牵动了她的注意。她似在戎马仓皇之中，孤军陷入重围了，左冲右突的应战，眼光射了那后生一下，又回转来钉住站在门口的桂香骂：“紧贴在门口干吗？外面有什么好看的，还不赶快死进去，把桂圆汤加点水！等会儿烧焦了，看我晚边上回来讨你的狗命。”

她瞧着桂香红了脸，低了头，转身进去，关了门，才把右脚移上车去，虽则挂念着侄儿尚未出门，放心不下，然而为着自身的享乐，终于暂时放弃监督他们的业务，坐着洋车，风驰电掣的去了。

桂香进来之后，一抬头，她的视线和站在房门口的阁森的视线相交了。他正用非常的神态看她，研究她的全体；富于表情的眉目，隐藏着无名的焦急。当她走近他时，他擦着手，涎着脸，象是自语的说：“老灰物也有出门的时候，我的天！二小姐在家吗，桂香？”

“饭碗一丢就出门啦！”桂香漫不经心的回答，直上楼去，为了性命的关系，赶紧去加桂圆汤。“太太在家时，固然应该一股正经，若是不在啊，那是更当小心翼翼的！”

她以为。

阁森满想趁此良辰，用那么的姿态，那么动听而新奇的语句逗她，和她瞎缠，渐渐的入港，然后加以猛击。他以为起首这一开花弹中了要害，大功便成，谁知她头都不回的直上楼去，开花弹竟同落到泥泞里一般，泡影全无，他只得目光遥送，口空咽着唾沫，等她的倩影完全离别了他的眼帘，他才哑然的退入卧室。他那时忽然觉着自己的卧室分外的荒凉，有如郊外大战后的荒凉，在这荒凉愁惨的境地里，他发现自己这死尸，横陈在血迹模糊的硬土似的木床上，不堪的岑寂中，只有婶婶盘问的余音犹在耳中扫荡，霎时的冲动，所有的希望，都烟消云散了。

不过，他一念到这半日消磨之难，婶婶出门的机会之难得与乎桂香之娇嫩可人，已息的火又在复燃，一双探海灯似的眼睛时时把守房门空处，生怕桂香又象轻烟般在门前飘逝；把守了许久，始闭了双目，“煎熬下去”和“不妨尝试一次”的念头在脑门激战，心的跳动和楼上的响声刻刻关联着，应和着，幻想愈是甜蜜，房门口一带愈是把守得紧。他摸摸头，头很发热；抚抚心，心在冲捣；下床彳亍了一会又在窗口探望，无疑的，婶婶无影无踪独自享乐去了；潜神默听，楼上渺无音息。许是她正同他一样，在萦思着自己，在需求而且烦恼着自己吧！

“她早已到了明白人事的芳龄，那么玲珑活泼的心地，难道绝无方法使她领悟此中的玄妙？”“一次，只一次，谁能查出破绽来！”“她不能为着太太，就牺牲自己的青春，连一次都不肯吧！”“楼上楼下，只有她，只有我，唉，倒是一个机会啊！”“我是……她是……这还有问题？这还不能自如的操纵！”“桂香真蠢！太太，管她，她那么大的岁数儿还……反正男女就是那么一回事。”

阁森想明白了，坚决了自己的心，走出房门，堂堂皇皇的径上楼去，不知怎样，脚刚踏着楼梯，又缩回来，沮丧的退回卧室，等第二次努力的稳定了那意念，排除了一切的羞怯，才放胆穿云插雾似的跑到婶婶的门口。他如到了禁地，摹拜神庙，恭恭敬敬的站着不动，婶婶戒严时的况味，重温一回，他打了个寒噤，几乎又要退下楼了，幸而桂香望了他一眼，还算是给了他一个响应，才将他留住。

站在房门口有什么用，桂香除了一望之外，仍然蹲在楼板上照料桂圆汤。慢慢进行吧，楼下偏有些轻微的响动，冥冥中似有人在侦察，到处隐伏着婶婶，二妹时时可以回家的危机，他愤极，几乎要将性命拚了，奋然的走进去，在桂香身上跨过，腿故意在她身上磨了一下。她不自安的瞧着他。

“要什么，阁少爷？”

这是个极难回答的问题，不能冒失，阁森只得这么着：“我要……我要……喂，太太到什么地方去了啊？”

“新世界。”

“二小姐呢？”

“不知道。”

“那末，家里只有我们俩啦！”

“……”桂香没回话，苦笑了又红着脸低下头去。

“红了脸，又笑了，又低了头，哼，她明白了。明白了怎么办？动手……说不定这时会闯进了谁。放弃了吧！如果她真肯……我不……那就他妈的枉费了一场心血，逃跑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往后就不必什么啦！可是……可是……”

阁森想来想去，瞻前顾后，痴呆着，心慌了而且发

颤，发颤的结果，仍然进出无意识的循环的语句。

“太太是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桂香？”

桂香两目晶明透亮的望他，完全明白他正需要自己。阳光照在壁上的太太的照像上，反射入她的眼帘，她忸怩了，畏缩了，渐渐的要遁逃。这严重的形势逼着阁森先开了脚步下了楼。他悻悻的关了房门，脱了衣服，蒙着被睡了，在被里他恨婶婶，恨桂香，恨自己，恨世间的一切。他想就此屏除杂念熟睡一阵，可是越睡越醒，越醒越想，越想越不能自治了，渐渐的探出头来，床边的小凳上的《武则天》，《红楼梦》，《东周列国志》等的小说，都在有兴致的地方照着摺页揭开，摊在枕边浏览，总和这些有趣的材料和自己的幻想，精细的印证。他俯着身体颤动，渐渐抱着被了，抱了一阵，觉着不能得到安慰，忽又将被推开，不顾一切的叫喊：“桂香，桂香，桂香。”

“来啦，来啦，就来啦……什么事，阁少爷？”桂香一路应着下楼，走进阁森的卧室。

“给我打洗脚水。”

“少爷不是下午要到局里去吗？是时候了，还洗什么脚！”

“局里去！那是骗太太的。今天是夜班，嘿……嘿……嘿……夜班。”

阁森高兴了，吆五喝六的支使桂香，异样的微笑浮在脸上，想借此堂皇的支使掩饰自己的丑态。他已变更战略了。他的工作务在这纷纭的支使中入手。他的目的，务在和她接近的机会极多时达到。如果仍旧失败，就痛痛快快的使她奔波一顿辛苦一顿也值得，就这样报复她，泄了自己一肚子的闷气也值得。

水，打来了。擦脚布等，预备了。阁森坐在床沿，两

脚一伸，触着桂香的膝，“给我脱袜子。”袜子在桂香战栗惊惶中脱了。“给我洗，”他的脚在桂香羞惭时洗净了，但这于他没有丝毫的裨益。他将桂香的手拉开，自己擦了一阵，但是更无味了，又将她的手仍然拉回来，终于叫她洗完功。又叫她收拾房间，预备茶烟，这样那样，在冗杂的使唤中，他很用了些功夫，使着她的脸上渐渐表现出和他同样的焦急，各人的心坎中爆发了同样的火花。

“整理好了吗？我要睡了，把房门向里面锁好，你再出去。”

“向里面锁好我再出去！那不是仍然没有落锁吗？”她说着，羞答答的笑了。

“你别管，锁好了，要开要开，我为的是怕风。”

门，真的锁了。

“来，给我盖被，我有些怕冷。你不怕冷吗？”阁森笔直的躺着，真的冷得发颤。

“我不怕冷，”桂香答着，跪在床沿，给他盖被。

“外边就这样行了，里边再给我按紧一点。”

桂香俯着身子去按里边的被，冷不防被里两支异军突起，她被包围。奇怪，那时阁森一点都不觉着冷，被推在一边。

五点钟后，陈太太由新世界尽兴而归，在楼上的卧室吸烟。阁森穿着长袍马褂由大门外走进来，上了楼，照例的在婶婶的房门口站了一站，手里还握着灰呢帽。

“你刚由局里回来啊，阁森？”

“哼，刚由局里回来，军事紧急，晚上还得去。”

（原载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晨报副镌》，
选自短篇小说集《怂恿》）